

我们要读书



《雪峰通讯选辑》

我们要读书

舒寿祺 楼学礼编

联高雪峰级（1940.2—1943.1）赠

1994年10月 杭州

目 录

我所知道的碧湖联高……………楼学礼（1）

记我们的雪峰级……………楼学礼（7）

张校长率领我们迁校南田……………洪雪生（10）

《雪峰通讯》复刊寄语……………（14）

雪峰尚待尔登攀

陈铎民师赋诗勉励老门生……………（16）

《雪峰通讯》五十岁……………楼学礼（18）

五四肥皂闯入浙南市场

——追忆油脂社的创业兼怀亡友雄生、志鏊…蔡绳武（21）

几点添注……………楼学礼（27）

难忘的1942年

——日寇进扰雪峰级经受大转折……………（30）

五十年前几个可以信据的月日……………（31）

护送陈铎民先生一家离碧湖……………楼学礼（33）

回忆碧湖沦陷前的一次紧急抢运……………王永顺（36）

购盐去来记……………楼学礼（39）

鬼域惊魂记

——误入福建鼠疫区回龙镇……………徐佩新（44）

闯越梅岭关

——四十年前流亡生活回忆片段……………徐佩新(49)

我们要读书

——记流落桂林的奋斗生活……………俞杨根(53)

1942年流亡内地级友补充名单……………(86)

难忘的重庆五人聚会……………梅培之(87)

1942年往事片段……………徐金兴(89)

领菲尔士一群在温州……………金华棣(91)

霜雪频添念更深

——敬怀以德育人的张印通校长…高炳生 楼学礼(93)

徐兆华先生赋诗题赠雪峰级

1986年在碧湖龙子庙和1990年在杭高照片

雪峰级友杭州聚会重访碧湖……………(101)

碧湖, 碧湖……………王志铿(108)

重逢·凝视·忆索·欢跃

——入学五十年重访母校少年同窗白首重聚……………(113)

重返川黔……………胡甲年(119)

舒寿祺题志……………(123)

碧湖照片两张

辑录后记……………(124)

雪峰级名单……………(127)

附:雪峰级同学升学去向……………(129)

雪峰级友通讯录……………(130)

附:已故级友名录

我所知道的碧湖联高

楼 学 礼

联高办在碧湖镇上的几处破庙中：大龙子庙（校本部）、胡公庙（一年级男生宿舍）和广福寺（实验室）。稍后又在大龙子庙后面搭建起两处作为教室用的泥墙草房，开辟了一块供上体育课和军训课用的操场。大龙子庙的大殿和天井是我们的礼堂兼饭厅，饭厅里只有粗陋的木板条桌，没有凳子。张印通校长和许多老师都和学生一道，一日三餐等待学生的值日队长发出：“稍息”、“开动”的口令，才进用粗粝的饭菜。极大多数学生没有经济来源，是靠当时政府设置的战区学生救济金（包括伙食全免、半免等）维持生活的。同学中不少人一年四季是赤脚草鞋，夏天的日子比较好过，暑假期间男同学常光身泡在大溪中，把脱下的衣裤搓洗一下，晾在岸边石头上，等晾干了再上岸穿上，（所以我们人人会游泳，而且本领过硬）。冬天的日子比较难过，我们有一大批人就是靠了一件卫身衫和单制服在寒风中抖抖瑟瑟熬过来的。1986年春天，我们重访碧湖，在街头看到烘烤干菜肉饼的小摊，不少人都回忆起了当年只能馋馋地盯它几眼，强咽着口水懊丧地离去的凄苦光景。

老师们在课堂上对我们传授文化科学知识，讲多难兴邦，用《满江红》、《出师表》、《正气歌》来激发大家的抗日斗志和高尚的民族情操；系统的数理化理论和严格认真的实验操作，把大家引进科学的殿堂，更养成勤奋踏实的作风。联高的学生是幸福的，校图书馆有大量藏书，完全可以满足志趣不同的学生的需要，有高尔基的三部曲，有《居里夫人传》，也有《西行漫记》。有来啃英文版《大英百科全书》，也有沉浸在大部头的《牛津字典》中下苦功背条目的。实验室有全套生物、化学和物理的实验设备，实验报告是不能马虎的，图要画得精确，字要写得端正清晰。在这里就读过的学生，永远不会忘记龙子庙（图书馆）和广福寺，破庙中所受到的教育使大家一辈子受用不尽。

当我还在联初毕业班的时候，听说高中部的学生闹风潮，赶走了训育主任。这个训育主任常常偷偷地翻查学生抽屉，扣检学生的信件，他的卑劣作为理所当然地引起学生的强烈反感，学生把他赶跑了。后来，领导罢课的六个同学受到退学处分，被迫转往别的学校。当年我们就对他们很佩服，称这事件为“六君子事件”。这些人中有的后来成了全国知名的有成就的人物。我在联高的时候，也有过一位比我高半年的同学因为在壁报上张贴了三十几张稿纸的长篇童话，用来刻划训育主任的恶劣嘴脸，而被迫退学的事。这位同学就是知名度很高的在香港办报的浙江海宁人查良镛（即金庸）。写这两件事只是说明学生是有头脑的，敢于抗争的。因为这种突出的事件，决不会无缘无故地冒出来，它有着深厚的土壤。联高学生的活跃，全面地反映在学生社团的众多和活动的频繁：剧团每学期要排

演大型的新剧目，不但在碧湖演出，还常到丽水上演。1942年春，正在紧张的排练曹禺的《丁大夫》，如果不是日寇深入，夏初就可以搬上舞台。正音乐社拥有一支不可小看的声乐、器乐队伍，能单独举办专场音乐会。美术团中有出色的水彩画和水粉画人才（油画当时穷学生画不起）。漫画人才更不少，他们常常配合抗战形势展出自己的习作，每次都吸引广大同学欣赏围观。文学社团就更多，各种各样的壁报互争雄长，龙子庙走廊的大墙壁上，是百花齐放的园地。运动场上更是龙腾龙跃，既有全校的，又有校际的（如同处州中学、联师、湘师等校），更有规模很大的浙江省九区运动会，它们都在联高操场举行，而且各项冠军往往都为联高学生夺得。

校长张印通先生把全身心都倾注在教育事业上，为延请名师他到处奔走，每逢新学年开始的开学典礼上，他总是满怀喜悦地给学生介绍新请到的教师，介绍新老师的学养和教学经历，叮嘱学生要尊重师长，认真刻苦地把老师的学问学过来。曾经担任过我们级任教师的著名地理老师陈铎民先生，就这样回忆：“我教书一辈子经历过省内外许多学校，碰到过几十个校长，张校长是第一个好校长。他尊重教师，关心同学，碰到教师家庭生活有困难，他总是多方设法帮助解决，而他自己又处处以身作则，谦廉自守，有一种坦荡君子之风”。所以，尽管环境简陋，但在联高任教的教师，都十分爱护学校，爱护学生，有的老师甚至情愿不回内地大学作教授（有好几位先生抗战前是在大学任教的，战后回乡才来到联高），而乐于在这个融洽的环境中和大家打成一片。教务主任崔东伯先生每年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也别具一格。他总是短短几句，但铿锵有力

深深地捶入学生的脑海：“同学们要刻苦努力，继承和发扬优良的校风，在毕业时取得优异成绩，去报考国内有名大学。考试绝对不能作弊，一个作弊，一个开除，两个作弊，两个开除”。这样严格的要求，确实在学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是在选拔学校篮球队、排球队等运动员时，也有一条基本的要求，如果学业成绩不好就没有资格。从三、四十年代过来的知识分子都知道，那时有些学校为了在体育比赛中争取胜利，对运动员不但百般迁就，有的甚至出钱养他们，根本不管什么学业的，这足以说明联高的严格要求，也解答了“为什么联高毕业进入名牌大学的比例特高，而且当年内地有不少大学只要你有浙江省立联高文凭就可以免试入学”之谜。

从学校创建开始，学生的伙食就是由学生选组的膳食委员会负责办理的。因为几乎全部是住校生（这在旧中国是罕见的），人数达到六、七百（每年春秋两季均招生，普通科秋季招两班、春季招一班、商科每届一班，还有部分单身的教职工）。所以这个责任不轻，而学校总务处只是协助管理财务和粮食的出纳。大家吃的是救济粮，当然是低水平的，又加上币值日落，所以伙食很难办，膳食会的一组人就要熬费脑筋施展才能。碧湖是一个产粮区，稻米是富足的，但聚集拢来的人太多了，粮价就上升了。大溪上游的松阳也是产粮区，那里的价钱就要低一些，而且船运方便可以顺江而下，膳食委员会的主席就要亲自出马，带一两个同学去采购、装运，直到押船回校。为此类的筹画盘算更是很多的，所以联高的膳委会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

如果办得不好，随时可以被大家罢免。我在校时，深受大

家爱戴的膳委会主席是商科的黄铁夫同学，在实际锻炼中他成为一个极其精明干练的管理人才（以后他又在浙江大学当过学生会主席，组织过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虽然事隔数十年，我们不少旧友重逢谈起他，总还是怀着对他的衷心感激之情。

我在学的期间，还碰到过两次因日寇入侵而不得不紧急应变的大事。第一次是1941年春天，第二次是1942年夏初。广大的浙西和浙东的诸暨以北地区，早在1940年春就已为日军所侵占。当时，浙赣铁路只有金华到鹰潭还通车。1941年春，日军又向金华推进，浙南形势就立即十分紧张，日军的飞机天天到后方的城镇来骚扰，盘旋侦察，机枪扫射，学校已根本无法上课。由于日寇的侵扰到夏天便停止了，所以对学校的牵动还不是很大，但已是伤筋动骨：毕业班提前毕业离校，其余年级疏散到附近乡村上课，提前放假结束；学校的图书、仪器装箱船运到龙泉、云和乡间保藏；粮食和学生的行李部分疏散到龙泉，部分教师迁家到镇四周的山乡。……装运校产、护送教师迁家、途中食宿安排等等，则全由学生承担，特别是二、三年级的学生，这也是一种最有效的锻炼。

1942年初夏，日寇再一次侵扰丽水一带，这时我们已是三年级，由于毕业班提前离校，我们就成为最高班级，而且都已经在军训课上经历过几次射击，学校里的几十枝军训用的毛瑟枪和几百发子弹就都分到我们手上，我们责无旁贷的要肩起应变的重任。学校里专门组成了以学生为主的特种委员会，下面设立了设计组、膳食组、运输队、警卫队等机构。四月份碧湖已经兵荒马乱，大溪上的民船大半被军队强制征用，我们警卫

队中一些能干的同学仗着身上有枪，硬是从大兵枪下漏出的船只中弄到五六条民船，靠着这几条民船，运输队的同学忙着在江面上穿梭上下，又把校产和学生的行李分运到云和的局村和龙泉的安仁口。一部分课桌椅则装运到距碧湖二十里的双港村，使一、二年级的同学可以疏散到这里来上课。等到丽水陷落前夕，运输队又装了三船尚存碧湖的课桌椅和粮食，顺江而下到青田的岭根，以后再运到南田。张校长和警卫队的同学一直留守在龙子庙，直到六月初我方前线守军已经全部撤离，毁路炸桥轰声四起，大家才在远处的火光影中漏夜渡江离开。

（原载《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80周年校庆纪念册》）

记我们的雪峰级

楼学礼

我们原来并不叫雪峰级，而是叫“额菲尔士”级（挨佛勒斯），这原来是解放前喜马拉雅山最高峰的名字，我们这班人是1940年初经过统考进入联高的，大家都少年狂妄，不知天高地厚，讨论级名时取定了这样一个名字，因为喜马拉雅山顶峰终年积雪，珠峰也简称为雪峰，所以在一般使用时就用“雪峰级”。1942年我们创办的级刊就取名《雪峰级友通讯》。我们既然取了这样一个狂妄的名字，当然就不应该妄自菲薄。1942年夏，在寇难逼来时，我们就有一半以上的同学先后结成流亡小组西走内地，加上第二年又有一些同学从南田毕业进入内地，这四、五十个同学，几乎都在内地进入了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和西南联大，而且都在1947、1948年修毕大学踏进社会。学生时代，不少人是学生运动的骨干，新中国成立后，大家服从国家安排，分布在全国各地，绝大部分都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工厂任职。这些年来风风雨雨，由于人所共知的历史原因，几乎人人都曾受到过程度不等的不公正对待。由于前面我所介绍的大家在碧湖时代的几年，患难相依的生

活，流亡西行途上生死与共的经历，再加上在大后方大学时代增添的友谊，所以几十年来，大都未曾相忘，即使是在互不往来的岁月，也把这深挚的情谊和对碧湖联高以及当年师长们的忆念埋藏在心底。岁月催人，大家都老了，大家都怀念碧湖，渴望能一寻旧梦。所以，当有人倡议，大家就从哈尔滨、大连、兰州、西安、香港……等地赶来，在1986年4月去探访了龙子庙、胡公庙、广福寺，向碧湖的父老乡亲表达了我们的谢意（当年是碧湖平原的稻米和大溪的清泉养育了我们）和歉意（当时年少无知扰害过乡亲，偷过山芋，偷过柑桔和香泡……）。碧湖的同志把我们看成是远游归来的子弟，热情地陪我们寻访旧址，对我们把碧湖当作第二故乡微笑表示认可，自然也原谅了我们。在寻找旧迹时，多少动人的镜头都是令人难忘的。四十年代碧湖有一座天主堂，我们班上有两位英语特好的同学，在当时就与这里的神父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他们用各自的语言互相帮助，这两位同学以后英语就更加流利，而且决定了他们以后的终生职业，他们都成了大学里的出色的外语教师。

这一次，不少人是1942年一别未曾碰过面，而且多数人还在工作，来去匆匆，积压在心里的话还没有倒尽，所以我们又相约：1990年重访碧湖，并且期望能在联高旧址竖立起一块有益于教育后人的石碑：“抗日战争时期省立联高旧址”，以便让更多的校友一旦回访时不知寻迹何处。

“雪峰级”前前后后有级友七十多人，四十多年来已经先后谢世十多人。迄今我们已经联系上，经常通过1982年复刊的《雪峰通讯》沟通情况的有四十七人，其中有四人在港台。这

四十几个级友，有半数以上具有高级职称，他们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领域中，可以无愧地说都是站在前列。今年已经八十七高龄的我们的级任老师陈铎民先生，总是满怀喜悦的接读《雪峰通讯》，他还不时勉励大家：“雪峰尚待尔登攀”。陈先生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1986年我们从碧湖回来，大家拥着他在寓所前拍的放大的照片，陈先生在照片下面用毛笔写了两句话：

“此是越国三千士，都是卧薪尝胆过来人！”我们这一批人，从青少年时代始，就遭逢抗日战争的民族灾难，在以后的人生长途中，也不时霜雪扑面，每当曲折坎坷之际，大家总会自然地想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若没有联高师长在我们身上浇灌心血，我们怎么可能迎风搏击笑傲霜雪，总是想到该做一个挺直腰干支撑天地的人。今天，阳光明媚，雪峰耀眼，我们决不辜负老师们的期望和鞭策，一定在老年的征途上继续奋蹄迈进，不断攀登。

明年——1988年秋天，将是联高在碧湖创建的五十周年，碧湖时期的联高，先后曾经有一千几百人就读，我毫不怀疑，很多在这里受过终生难忘的教育校友，必定也在缅怀半个世纪前的旧事，庆幸自己在这里度过的幸福年华！

1987.11.28于杭州

（原载《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80周年校庆纪念册》）

张校长率领我们迁校南田

洪 雪 生

（一） 南行道上

1942年春日寇自浙赣线侵扰金衢，东南日报声称国军以袋形战术严阵以待，结果袋破鼠窜，金华、龙游相继陷敌，永康告急，碧湖警报不断，学校不得已每人早上发一份腐乳蒲包饭，白天就在田野自学。五月中永康失守，兵退缙云、丽水，为应付当时局面，学校暂时疏散至离碧湖20里许的双港。我级同学住在一间民房，还有说有笑，总道是雨过天晴不久便可回碧湖（田金浪就在这时被姐夫接去的）。孰料6月20日前后，形势陡然紧张，传来消息敌人进迫丽水，大有窜碧之意。为度秋凉，我不得不去碧湖取棉被毛衣，路经大港头，爆炸声起，敢是兵工厂要拆了，大批人马沿丽云公路而上，偏我反其道行之，路人引以为怪。到南山站不远处有赤膊船可渡至碧湖，但见江水陡涨，其势汹涌，扁舟一叶，如何得渡。正寻思间，三架敌机沿江而上，庆幸自己未上渡船，否则一顿机枪，恐怕连人带船都到东洋大海去了。不得已沿公路返回，詎料三架敌机忽而折回，在南山站附近扫射投弹，我躲在路边草丛中，总算

《我们要读书》勘误表

页数	行数	误	正
封面	标 记	Everen	EveRest
目录 2	8	领非尔士	额非尔士
1	倒 5	千 了	干 了
6	3	穿 梭	穿 梭
11	12	暴 宁	景 宁
11	倒 1	咱这首歌	唱这首歌
12	倒 6	瓦砾一棘	瓦砾一片
27	4	进步人士	进步人士
68	6	无息地脊	无息地背
73	12	地宣：布	地宣布：
75	5	王 水 顺	王 永 顺
78	倒 7	匀留一日	勾留一日
85	9	（注）：	（注）
86	2	余 弼 谟	删 除
91	倒 6	方 宗 羲	方 宗 义
92	倒 10	额非额土	额非尔士
92	倒 3	方 宗 羲	方 宗 义
101	倒 1	黄铁夫吴士濂	黄铁夫、吴士濂
104	倒 3	最 纪 挂	最 记 挂
107	5	地 城 性	地 域 性
110	倒 5	一 坐	一 座
111	5	园 弧	圆 弧
115	倒 9	台 游	台 湾
118	9	祖 国 井	相 国 井
122后	照片下	校 门	后 门

寂静，“听说青田南田那边较平静，粮食供应无问题，离此地一百余里，我们且到那里再说”。

（三） 探险碧湖

1942年7月10日前后，联高师生由外舍顺小溪而下岭根，弃船越岭30里至南田（九都）。南田是刘伯温的故乡，确是一个好地方。由于地处600多米山间高地，虽是伏夏时节，薄被不可或缺。特别是秋凉早至，同学们衣衫单薄，有鉴于此，张校长带领一个十余人的小分队抄小路去碧湖探个究竟。8月18日由南田出发步行60里至大顺文昌阁投宿，次日行走傍山险路，见到多处红军标语，原来这里是丽水、云和、青田、景宁四县交界也就是“四不管”的地带。因俞柳弟中暑，我与他在高沈掉队，直到申时上岭，真是披荆斩棘，尽在六尺高的茅草中穿行，想到鲁迅所说路本来是没有的，是人走出来的道理。这时天色渐暗，在荒山野岭真是感到悚然。第三天一早我们赶上队伍，绕道松坑口到江边，有一连守军，问询对江有无日寇，答称，昨天还有，今天不知道。我们既来此地，务必冒险一行，在张校长率领下队伍涉水到瓦窑埠。碧湖百姓见了以为便衣队来了，一场虚惊。原来碧湖遭敌人洗劫，上半条街基本瓦砾一棘，学校新草房付之一炬，龙子庙里里外外一片狼籍，满目凄凉。猛记得何一骑先生所教：“山松野草带花挑，猛抬头秣陵重到，野火频烧……”我们今天是碧湖重到，三百年前的哀江南，今天情况何其相似也！

（四） 没齿难忘

南田开学不久十一月的一个早上，正是深秋时节，在早操

后的诚意伯庙前，面容苍白的张校长宣布了他辞去校长职务，要去看望79岁的老母，他说我此去是尽人子之道，到沦陷区后决不会替日本人做事的，希望大家珍重……他为什么要辞去校长职务呢？是他自愿的吗？他有说不出的苦衷，我们理解他，但我们舍不得离开他。同学们排成长队两旁侍立，他一行数人，缓缓从我们面前离去，钱南扬等老师紧随为他送行，他一再回头向我们招手致意，在场同学无不唏嘘，有的女同学失声痛哭了。好校长啊！好校长！你尽人子之道我们理解，可我们也舍不得离开你啊！真是青山隔送行，疏林不作美，渐渐张校长的人影模糊了，从此未见到他，而且永远也见不到他了。

后 记

在南田读完最后一学期，有同学28人，43年1月18日毕业，大家各奔东西，我们（余振华、李永杰、金华棣、洪雪生、徐树元、徐鹏飞、方宗义、葛金瓿、俞柳弟）九人为报考大学前去温州，此是后话。

（1942年4月1日复刊第27期）